

第三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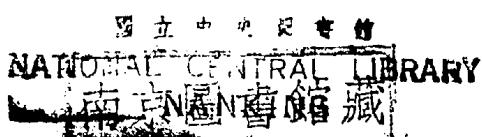
次 目

上海中國佛教會	會員
戰爭與和平	儀然
降魔救世與抗戰建國	太虛
一部金剛經	大雄
俱舍頌講記	達居
師友	演培
救護雜憶	藏岩
香港佛教	尤公
發菩提心	慈華
鷄零狗碎集	無爲子
殿軍	編者

太虛大師語：

仰止唯佛陀，完成在人格，
人成即佛成，是名真現實。

民國七十二年一月一日出版



上海中國佛教會

會員

尤有該會當時操縱最甚，擇台最力者
×××，至此視己無利可漁，遂掉頭不顧
，置佛教於不問，另做其名利事業去矣。

我們說過：「在此大時代下，好比大

我國自衛地全面抗戰發動後，全國每

個角落都動員了。自動地或被動地，都走

上了抗戰陣線。或前方或後方，都奮勇地

做着他們的神聖工作。各宗教，各團體，

都有組織地一批批參加了抗戰救亡的工作

。唯有我佛教竟無一正式有組織的單獨的

救亡團體。這樣地事事落伍，那我們不能

不責怪唯一無二的上海中國佛教會領導無

力了。

過去的舊賬不算。上海中國佛教會給
我們的事實，最令人不滿意的，最難以可
原的，唯有抗戰期中的作爲了！「國家興
亡匹夫有責」。這是人皆知曉的大義。若
非麻木不仁，利令智昏，誰都應盡他一份
天職。中國佛教徒，國民一份子也，何獨
不然？在抗戰初期我們真期望上海中國佛
教會發起公會做一番驚天動地的救亡事
業，以贖前愆。但結果我們失望了。不但
如斯，竟仍有意氣之見，黨派之分，某人
某派也，從中設法阻撓，碍其救亡工作。
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
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
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
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

之活動——如該會×主席拍案痛罵閩院學
僧募款救災之混賬。摧殘僧教育等事之用
心也！抱殘守闕，擁享優閒，排除異己，
上海中國佛教會當之無愧了。真可謂「上
海中國佛教會諸公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」
矣！上海中國佛教會之錯舉，莫此爲甚！
而該會尸位領薪之優閒輩，日需巨金，此
後來國府遷移，上海中佛會猶有機可
乘，正可隨從國府行動，從新振作，在民
族復興的後防國府所在地，來做一點衛國
衛教的工作，以圖補救，失之東隅，收之
桑榆猶未晚也。而該會主事人物乃計不出
此，仍逍遙在金迷紙醉的上海，托庇外人
試問平常即是一具但行上下等因奉此的尸
位所，至此仍「有何貴幹？」

尤可怪者，一堂堂上海中佛會××，
竟佯稱海外，爲私人地盤去打算，置國難
教難於不聞不問；尙假藉×××××名義
大事募款。後經海外僑胞電訊真象，始知
×××××者並非隸屬該會，遂停止其用
斯名義之募化。至此而×公已腰纏萬貫，
滿載而歸矣。我們且等該公將來之報告吧

，家在賽跑，不前進即落伍。」該會真想使
上海中國佛教會落伍淪亡。將來我們若寫民國佛
教亡國史，我知應責有慾歸矣。

我們也替該會設想：若云經費拮据，
該會×主席對賤口之張口結舌也。若云人
材缺乏，這又是自欺欺人，我們一看慈善
聯會的僧侶救護隊便知矣。再說遷移內地
公可辦矣。老實說該會對上海浙江既無公
可辦，該會又有「何貴幹」？這又無怪過去
該會人物死爭不肯將中佛會設在京都。實

該會×主席對賤口之張口結舌也。若云人
材缺乏，這又是自欺欺人，我們一看慈善
聯會的僧侶救護隊便知矣。再說遷移內地
公可辦矣。老實說該會對上海浙江既無公
可辦，該會又有「何貴幹」？這又無怪過去
該會人物死爭不肯將中佛會設在京都。實

該會既仍設上海，乃無形與××妥協
。況該會常務委員××等輩，曾公開活動
，參加偽組織東亞佛教會。與×妥協，卽
等漢奸，即是出賣國家，出賣民族，更出

種於國難教耻不動心，禱國辱教，孰甚於
道

此？該會人物豐克斯唇庸斯極耶？

我們主張：請政府速裁有効之法，一、解散該會組織。二，在國府所在地——重慶——合組一有力的中國佛教會，機構既靈活，辦事又有所承。為國家為佛教者想，孰善於此。我們希望政府熟察焉，速善為之！

民族復興抗戰救亡的工作，來日方長。佛教這一角裏力量實在不可輕視。佛教希望有一個聰明的領導機關，以新式的機構，來做衛國衛教的工作。

戰爭與和平

儼然

誰都知道戰爭是殘酷的，是非人道的。反過來說，和平是人道的，是契真理的。但倘有戰爭與和平的對敵，非人道同人意志之消敗是一明鑑（近時德意志雖又躍欲試，然終不敢發難者，未始非猶有舊創優越為懷，侵略是尙，窮兵黷武，專門以戰爭來破壞和平，置自己國家民族於不顧，千計百方，欲圖冒險一逞。豈知公理終

如回教至印度之抗戰宣傳團）赴暹羅，緬甸，錫蘭，西藏一帶，喚起世界和平救世大慈大悲的佛教徒，來一致制裁侵略者，間接或直接，精神或物質，同情或援助，速達我國最後勝利。

我們還希望將來的重慶中國佛教會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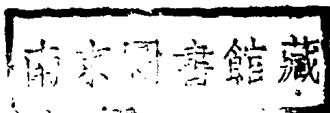
盡本分地做到能做得到的與抗戰有裨益的工作：一，宣傳——口頭的，文字的。二，救護——前方救濟傷兵難民，後方看護負傷將士。三，慰問。四，募捐。頂好能組織一隊「中國佛教抗戰救亡海外宣傳團」

權銷道是野蠻性，遠背眞理的，終歸一敗塗地。而為求和平不得，逼出自衛一戰，這是神聖高尚的，一定最後勝利。故中日戰爭，日本定敗，中國必勝。故日本軍民厭戰，國際唾棄。中國軍民同仇敵愾，國際同情。這理是自然的。這種勝敗又是必然的趨勢。

佛教徒是徹底的和平使者，主張一切衆生本性平等，理應和平互助，不贊成戰爭。可是魔王波旬硬來破壞和平的眞理，那我們（佛徒）自應用金剛降魔的手段來對付。所以佛教徒參加戰爭前方或後方，是為維持和平，愛護眞理的工作。

我們中國的佛教徒，無論在前方或後方，為國家為民族，為救人為救世，為和平為眞理，為佛教為衆生，都應再接再厲，百折不回的做我們的神聖工作。（××一日未消滅，國家一日未達最後勝利，戰爭一日未停止，和平眞理一日未實現，衆生一日未得救。）我們的神聖工作一日不停止。

我們是站在救人救世和平陣線上，我們的敵人是破壞和平者，故凡是無理破壞和平，害衆生者都是我們的××。所以我們要大聲喊：「反對破壞和平」，打倒我們的××——破壞和平者。



降魔救世與抗戰建國

在成都佛學社太虛大師講游隆淨記

民國十九年，我曾在成都佛學社講過一次經，成都佛學社在研究佛學提倡佛教上，有很久的歷史，很多的成績。近年加以各佛學社的發達，對於成都，對於四川，都有很大影響。此次各佛學社，四川佛教會，各森林聯合請在文殊院講經。又以提倡佛學普及各界，應作較普通之講演，故在文殊院講經之外，另邀公圓來講。我因為昨天受苦，精神不好，只好稍講一點。今天的聽眾，多有久聞佛法的。但今天所講的，是對沒有常聽經的人說，故就全國人心有關的意義，擬了一個題目，就是「降魔救世與抗戰建國」。

(一) 降魔救世 大家都知道，在佛法中，有所謂阿羅漢，就是寺院中佛殿兩旁的十八羅漢，或羅漢堂裏的五百羅漢。阿羅漢是音譯，含義甚多，其一為「應已殺盡煩惱賊故」，故有「殺賊」之義。「煩惱」就是有情衆生之精神界中的一種能煩惱擾害人類社會之物。衆生世界造成的原因，就是物質的色蘊，和精神的受想行識四蘊。雖由五蘊和合而成，但色蘊隨受想行識四蘊而轉移變化，故精神界諸法為發動之發動力。精神界諸法中有一部分就是煩惱。貪、嗔、癡、慢、疑、惡見，是煩惱的根本要素，隨逐根本煩惱而起的煩惱，更有很多的。通常分為十種，二十種等。此種精神分子，直接能令精神界不得寧靜清明，使家庭社會國家不安，間接影響物質界，亦變為矛盾，衝突，破壞，爭鬥之現象。在根身則有四大不調之病象。在器世間則為陰惡災難。所謂五濁惡世，所有災難痛苦，溯其源皆煩

惱所造成。以其能為衆生世界賊害，故名為「煩惱賊」。欲澈底解脫痛苦，便要認識煩惱，對治煩惱。因為煩惱相續不斷，像似有命根，斬斷煩惱習氣，好像斷煩惱的命根，故說「殺盡煩惱賊」。阿羅漢斷盡煩惱習氣，得到寂靜安寧的涅槃，方為對於苦痛災難的根本解脫。

但阿羅漢的解脫，只是個人的自救自了。若依大悲心，不但自救自度，還要於衆生普救普度。衆生無力自救，要啟導他，扶助他，使各覺悟解脫，皆離一切苦，得究竟安樂，這就不僅是殺煩惱賊所能辦了。要成佛方能普度衆生，要降魔方能成佛。魔也是梵語的音譯，其義是「殺害者」，比「賊」的意義更為猛利。如猪羊見屠夫，就是「殺害者」。衆生界中，有增進善根能向上解脫的，魔就專對之壞其善根，斷其慧命，阻止進步，妨礙出離，魔比煩惱賊的意義更寬。魔有四種：一、煩惱魔，與煩惱賊同。二、五蘊魔，就是物質精神要素，分為五蘊。由之和合而成正依二報的衆生世界。如此五蘊和合而成之衆生世界，即是不自在，不安寧，無常，無我的苦聚。此種苦，名為報障，即是業報所成的障礙，於發殊勝心，修殊勝行的遠大目的，能為之障，使其不能成就。縱有少許萌芽，亦不能增進成為殊勝功德。三、死魔，為最能破壞於成就的，凡有生命的，必皆有死。在幼年時，身體知識，均未長成。到成年時，身心發育，學問知識漸漸豐富，即入人群社會，發揮能力。經過壯年，經驗既多，知識能力愈完備，但身心已漸由衰老疾病

困苦相擾，結果遂死，而數十年發育成功者，到此即總崩潰，總破壞。死為自然之勢力，平常無法免除。就修行人言，就數十年修行之基礎，正可相續增進。一死之後，隨業流轉，前生經驗已失，不能相續增進，又須培育發展。故死魔為最能破壞善根慧命之繼續向上增進者。四，天魔，是魔之首領，超過人之世界，住於欲界天頂，有掌管支配欲界之自在勢力。其眷屬偏於欲界天人鬼神之中，破壞世出世善根，使不得向上出離。佛成佛時，定有八相，（或說十二相）為成佛之八條件，其一節為降天魔，佛為天人師，三界人士共同皈仰。天魔若不能降，即非世尊，故降魔不能成佛。降煩惱魔得解脫身，降五蘊魔得圓滿報身，降死魔即成金剛不壞身。降天魔即為人天皈仰之佛。

既降魔，方能建立三寶。建立佛寶，以佛智慧圓滿為兩足尊，一切世間比較觀察，惟佛最為究竟可皈依之處，最可寶重故。佛自證的法，宣說出來為所轉法輪，魔梵外道，不能撓折。所謂鑿法鼓，吹法螺，建正法幢，作獅子吼，證明惟有此種能滅煩惱無明，脫一切苦痛，成無上菩提，度一切世間，是為建立法寶。僧寶為聞法證果三乘聖賢僧，及從佛出家，修沙門行，加入出家律儀團體，持比丘等戒和合衆。前者以所得實益，證佛法真實不虛。後者以躬行實踐，見佛法非徒託空言。以此二種人，表示佛法是實事真理，令世共同瞻仰，是為建立僧寶。三寶建立，即是建立佛國，真能救世，因魔能誘惑妨害，令衆生迷亂顛倒，法寶為真救世者，佛為法之本，僧為能證明頤揚流傳佛法者，以喻明之，譬如病，世界衆生如病人，三寶為大醫院，佛為醫藥及醫院之發明建立者。法為藥品。僧為醫士看護。故有三寶；即真能救衆生。所謂茫茫苦海中，三寶為

舟航，冥冥長夜中，三寶為明燈。惟建立三寶乃能救世，惟成佛乃能建立三寶，惟降魔乃能成佛，故言降魔乃能救世也。

(二)抗戰建國，就上述之理而比例發明。今全國人心一致，趨向的迫切需求，就是抗戰建國。抗戰建國，與降魔救世的宗旨不但不相違，而且是極相順的。抗戰並非以戰爭為本質，因為抵抗外來惡勢力的侵略戰爭，非自己發動戰爭。故中國抗戰，乃是為除掉戰爭，止息戰爭，而起來抵抗於戰爭。故抗戰的本質，是自衛的，和平的，為保衛全國人民及世界人類正義和平幸福而發動的。現在中國人，為外來侵略之惡勢力的戰爭行動，加害於中國，中國為國家民族自衛，為世界正義和平，有遮止罪惡，抵抗戰爭而應戰；與阿羅漢之求解脫安寧不得不殺戮，佛之為建立三寶不得不降魔，其精神正是一貫的。故顯揚佛法，不僅為降低抗戰精神，而是促進增高抗戰精神的。

抗戰為消除內亂外患，如阿羅漢殺煩惱魔而得内心安寧，佛降魔而使人天得受教化正同。若不能集中全國力量，抵抗外患，縱不為外來惡勢力所征服，亦必內陷於分崩離析之境。若能集中力量，則抗戰結果，罪惡者之罪惡可解除，歷來外交之束縛亦可解脫。正如遇何種煩惱最熾盛時，即集中全力對治之，熾盛之煩惱既去，其他煩惱亦可連帶去除。日本之患既去，其他外患皆可解脫。即可以奠定國基。所謂殷憂啓聖，多難興邦，中國民族，從此即可以建立復興，最要者，人心不懈怠涣散，為自衛和平之抗戰，有必勝之信念；於建立進步之現代國家，有必定能成就之信念。抱持此遠大光榮的企圖，百折不回，以求達到必勝必成之目的。

抗戰建國，必須同時進行。國家有力量，方能抗戰。若國家將不國，何能抵抗外侮。現在並不是都要到前線服兵役，農工

增加生產，商人使貨物流通，金融活潑，乃至改進教育政治，與利除弊，在抗戰建國目標之下，加緊建國工作，而抗戰力量，方能充分發揮。

(三)比類發明，建國爲保民救民。爲保衛人民抵抗外患，須建立強固國家，然後能解除人民痛苦，使之安樂，與建立三寶，救衆生苦，使得安樂之大乘精神。正是一貫，二者連貫，即是降魔救世與抗戰建國。

大乘法中，充分表示降魔精神爲密宗，一切大乘佛菩薩，在密宗中，皆現起武裝威猛金剛之相，以甚強威力，降伏煩惱，止息惡行，成就善行功德，摧折惡魔勢力。一切佛菩薩，悲智爲本，而發金剛猛威之力，爲大乘降魔之最高精神表現。亦即抗戰之最高精神。

爲救世而建立之三寶，能住持佛法使之流傳不息的，要有僧寶，其要素爲能受持比丘律儀，能實行比丘律儀，乃爲僧寶建立。而尤以勤勇不息，不避勞苦之頭陀行爲最，禪宗以頭陀苦行爲基本精神。禪宗初祖大迦葉，即爲釋尊弟子中之頭陀行第一。勤儉苦行，爲建立三寶之本，亦可爲建國之本。於本身生活，節約至極，刻苦至極。同時勤勇精進，晝夜不息，振作精神，積極行之。此種克勤克儉堅苦卓絕的實行精神，爲民族復興最根本要素。若僧衆皆能修頭陀行，佛教必興，人民皆有此精神，建國必成就。

最後歸納之要點，即見大乘佛法的救世精神，與現在國民需要，並不是違背的或無關的，而正是最切要的。(完)

一部金剛經

大雄

「世尊：善男子，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應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」

(一)云何發心？(二)云何住心？(三)云何降心？

答則先答降心，次答住心，後答發心。

義妄心不降，正心不能住，而大心亦不能發；所以也會逆次而答之所由致也。

其間最扼要者：即「說『非』『名』三字，爲一部金剛經之綱骨。如來「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即「非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「名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如來所「說」法，即「非」說法，是「名」說法。

如來「說」第一波羅密，即「非」第一波羅密，是「名」第一波羅密。如來「說」三十二相，即「非」三十二相，是名三十二相。

諸如此類，舉不勝舉！

蓋如來之意，所謂「說」者，約俗諦而言；所謂「非」者，約真諦而言；所謂「名」者，約中諦而言。世出世間一切諸法，本是離心思，離言議，無文字，所謂：「離文字相，離心緣相，離語言相，」其體湛寂，不可思議者也。而有言說者，皆無言，而言，約世俗假說而已。既稱假說，則一切法，雖說而實無說。所謂說佛，說衆生，說煩惱，說苦提，說生死，說涅槃，說六凡四聖，說依正「報」，說世出世間一切諸法，所謂「因緣果報」性相「本末」等，無非說而無說，一真而已。故曰：佛不說斷滅法故。又曰：非有非無，即俗即真之中道了義也。讀斯經者宜着隻眼。

俱舍頌講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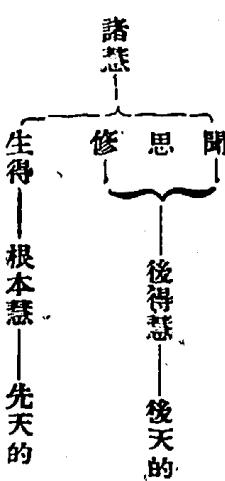
儼然講達居記

淨慧隨行名對法，及能得此諸慧論。

攝彼勝義依彼故，此立對法俱舍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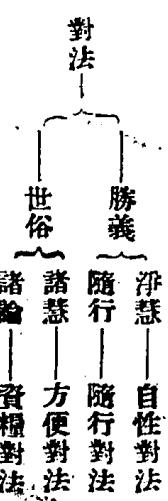
淨慧隨行名對法——對法有「勝義對法」和「世俗對法」的分別。勝義對法即是「真諦」，世俗對法即是「俗諦」；真諦是出世間法，是無漏法，是清淨法。俗諦是世間法，是有漏的，是染污法。也可以講，勝義法微細，世俗法粗顯。在頌文上：「淨慧」和「隨行」是勝義對法。「諸慧」和「諸論」是世俗對法。淨慧是清淨的智慧，是沒有染污的，能夠明了簡擇事理，故稱淨慧。

隨行是跟隨淨慧而行的；淨慧如心王，隨行如心所。及能得此諸慧論——除了「淨慧」「隨行」名對法之外，還有「及」能夠得到這淨慧的「諸慧」和「諸論」也是對法，不過這是世俗對法罷了。諸慧是「聞」「思」「修」「生得」四慧，聞慧是聽聞經教或閱讀而得。思慧是聞過了思維事理所得到的。從聞思而得到的真理，依着去實行，這是修慧。生得慧是根本慧，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，是先天的；前面聞思修可以說是後得慧，是後天的。



上面講的是平常一般的說法。但依本論參考書（光記）講來，說聞慧是修五停心而得的。思慧是修總相念別相念而得的。修慧是修四善根而得的。生得慧是受持三藏十二部而得的。諸論是大毘婆娑論，發智論，六足論——集異門足論，法蘊足論，施設足論，識身足論，品類足論，界身足論。（本論是根據大毘婆娑論而作的，而毘婆娑是依據發智論六足論，發智等論是根據四阿含而來的。）這諸論為勝義對法底「資糧」和「方便」，故名世俗對法。

若果再將勝義世俗二對法，分得稍為詳細些，「淨慧」對法是「自性對法」。「隨行對法」是跟隨「自性對法」生的。「諸慧」是一方便對法」。「諸論」是「資糧對法」。如表：



關於對法的解釋，光記中有多種的意義不同，所謂一種二種三種，四種四，乃至有十幾種之多，然說來說去，都不出乎剛才說的那四種。

攝彼勝義依彼故——「攝」是含攝，收攝。「依」是依據

。「彼」字是指諸論。因為本論(俱舍)是含攝彼「諸論」(發智六足等)的勝義，和依據彼「諸論」而造的原故。由此而成立對法藏的名目。

此立對法俱舍名——這句是華梵兼用的，因頌中以七字爲一句，若全以梵名，未免多了二字；若全用華名又少了一字。因文氣的關係，故用「此立對法俱舍名」。

若離擇法定無餘，能滅諸惑勝方便；

由惑世間漂有海，因此傳佛說對法。

對法藏三字已解釋公當了，恐怕有人要問，爲什麼要說對法，對法是你(論主)所說，或已有祖師曾說，或釋迦牟尼佛先說！現在這一偈是解答這些問題。

頌中的前三句，和第四句的「因此說對法」，是解答前問爲什麼要說對法的。第四句中的「傳佛說對法」，是答後問的何人說對法。

「擇法」這兩個字，我們首先要弄清楚，擇法是抉擇之法，這抉擇之法即是智慧，老實說就是對法諸論。

「世間」有「有情世間」和「器世間」兩種；有情世間是有情識的，屬於動物一類；器世間是無情識的，屬於植物一類。今頌中說的世間，是指的有情世間。「有」就是「欲有」，「色有」，「無色有」，(即是三界，界是界限，或種族之意。今說三有而不言三界者，意思是說，這三界是有法，有漏生死之法。就是生到最高的無色界裏，果報享盡了，也免不了墮落，走來走去都在六道生死輪迴中繞圈子。「海」是譬喻生死沉淪深如大海一般，因有情漂蕩生死，如人漂流大海一樣，故曰生死海。世間怎樣成的，是由惑(煩惱)而成的，所謂由業力故一業

感緣起的。有什末方法才可以出離這三界的世間呢？一定首先要斷惑了，用什末東西去斷惑呢？頌中告訴我們說：若果離開了這抉擇之法，(對法諸論)決定沒有其他殊勝方便的法能夠滅除一切煩惱的。換句話說：我們想斷煩惱，就要以抉擇——智慧——之法，若沒有抉擇之法，想滅惑是不可能的；上面已講過由於惑而有世間，有了世間，有情就漂流在有漏世間生死海中，現在想一切有情都得到擇法，而斷去煩惱，所以就得演說對法，但這對法不單獨我——論主——說，佛陀先已說過，過去的大德也曾說過，而傳之後世的。(待續)

中國佛教雜誌權威

海潮音月刊

地址：武昌千家街

中國佛教抗戰期中最力之新聞報

佛化新聞

地址：重慶百龍池廿五號

救護雜憶

『二』我們的副總隊長

藏岩

瘦瘦的身材，高高的個子，尖而圓的面孔，黃帶白的膚色，脊背有點駝弓，一個十足書生典型的宏明法師。當他提起頸子，打開話匣時的那種柔和態度，更顯出他底書生精神來！誰會料到他會參與一二八之役，率領貌貅的旅長呢！那就是和我們共患難，同甘苦的副總隊長啊！

他肯吃苦，很能幹，會體諒部屬的苦衷。他常常說：「我們是了生死的出家人，但不是了個已小我的生死，而是了人羣大我的生死，為人類和平而了生死，為正義奮鬥而了生死，這種才是真正了生死，才是大我而不是自私自利，為個已小我解脫了生死，若是獨樂其樂，不與大眾共樂，非佛教澈底真義！」

我們很受他底話語感動，同時也很欽佩他的精神。

目前佛教衰微的現象，凡具有隻眼的人，都能預料將來會有悲慘的一幕。他對於援救這危局，是贊成佛教生產化的，他主張在不違背佛陀本旨和僧制戒條之下，一切生產事業我們（僧侶）都應該去做。尤其是對於醫務方面，更為熱心。他說：「在治標方面說來，要適應目前抗戰的需要，應動員全國僧尼去做救護看護工作，以盡國民的責任。在治本方面而言，應設立醫院，醫學院，訓練青年僧尼的醫務人材。戰爭平定後，濟貧施診，以慈善事業來弘揚佛法。」這樣說法是確當的，是不違背戒律的，佛陀曾吩咐我們，「菩薩求法要在五明中求」！「醫方明」乃五明之一。所以八一三後他即在上海設立佛教醫院，收

容傷兵。大上海淪陷後，我們跟着大軍流到武漢來，他本其以往的精神，着手籌備同樣的組織。

世間上的事情，大都事與願違，你要這樣做，但却得不到別人家底共鳴；你要想為大眾利益計，而那些自利鬼偏在反對你的主張；他們只曉得有個我，只圖自家快樂安閒，休管他人死活。我們的副總隊長，就在這環境圈裏打滾，被人們咀咒着近世來良心問題，少談些好，不然會被人譏為不識時務了。

他處事極嚴明，真不愧名為宏明也，要是料簡一下子，是屬於「亦宏亦明」，亦許讀者會懷疑我們誇大，且看舉個事實來：八一三以前，我們還在局門路受訓，他的徒弟也在其中，爲了些小事不服從班長命令，後來不知道怎樣被他查出了，竟在群衆之下罰其「胡跪」，雖然由班長去說情亦不可；跪本是軍隊罰例中很平凡的事，但在非軍隊的訓練機關很少實施，而他也絕不苟縱講私情，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，值得欽佩！

在隊部，他全代理了總隊長，一切的公事固然要親自過目，並且每天都得出發到前線一回，所以他底面孔，更顯得瘦削，精神時露萎靡，但未有半點埋怨過、只知努力埋頭苦幹。當時在滬因戰略關係，國軍西移，總隊部也跟着移去昆山，在滬只設了一個留守處，這時我們二百多同志固然站在最前線工作

，而我們的副總隊長，同樣地回復他過去在前線辦公的生活來。晴天霹靂，夢也想不到這回不幸事件的發生。

那是今年五月廿六號在武漢的夜半，我們正在夢鄉中酣遊，突然來了一班警備兵，給我們隊部包圍，如臨大敵般地把我們的內務搜查一番，找不出什麼違禁物來，結果把我們的副總隊長帶了走。

事情怪離奇，一個救亡團體的領袖被捕了，連衛戍司令部都不知道，罪名所加是××？後來幸而保釋出來，這次的不幸，在這裏不願多談，有機會再作有系統的記載。

他在救護特刊中曾說過：「中日戰爭一日不停止，我們的救護工作一日不放下！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，進一步救護世界的人羣」！他的願心是何等偉大呢？但他一年來的血汗，犧牲生命，只換得一場鐵窓生活。一年來埋頭苦幹的事業，在武漢盡付諸東流。不特為他個人的損失，亦即是整個佛教的損失，中華民族的損失！我不知陷害他的人們，作何感想？以卑劣的手段摧毀救亡人員。

我們的副總隊長被保釋後，他覺得機緣不對，很消極的跑到嵩山少林寺去靜養，同時我們的救護隊亦宣告瓦解。啊！這是誰之過呢？他和我們作沉痛分別的時候，對我們說：「我并不許可我人來做事，我們只好靜機緣待成熟吧！」我們都在禱祝着會有機緣成熟的一天！

『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，進一步救護世界的人羣』！等待着機會的來臨吧——我們。我們有的是熱，我們有的是血，萬不能因此而心灰！

師友

演培

師是我們的指導者，友是我們的幫助者。立身處世的人們，尤其是負着救人救世救度衆生的我們，是不能沒有指導的老師，更不能沒有幫助的朋友。因為沒有指導的老師，那就難免走入歧途；沒有幫助的朋友，就難免懈怠墮落，廢除事業。

譬如我們自利，當然要修行，但是在道修行的過程中，是有着很多的障礙，許多的魔障，有着多方的破壞，有着多條的道路。然而能不踏上邪路，走上光明坦途，不為破壞，而能成就；不為障礙，而能破除；不為魔擾，而能克服；此全憑導師誘掖之力耳。雖然賴着導師誘掖的力量，使我們能好好的修行，但於其中間，仍不免有時會懈怠，會退縮，這，那就不得不藉道友切磋琢磨之力了。

自利須要導師和道友指示幫助，利他那就格外不用說了，由是，可知導師道友與吾人關係之密切了。

但是，師有良師邪師。友有益友損友。尤其是在這末法的時代，人心不古的今日，邪師格外熾盛，損友格外膨脹。吾人一不小心，親近了邪師，結拜了損友，那就為害非淺。因為邪師，他不但不能引我們向光明道上前進，而且他還把我們帶到黑暗路上去行，這是多麼的危險啊！損友，他不但不能幫助我們的事業成功，而且他還要多方的破壞我們，這也是多麼的可怖啊！

增一阿含經中說：『莫與惡知識，與愚共從事；當與善知識，智者而交通。若人本無惡，親近於惡人；後必成惡人，惡名遍天下。善知識反此，是故須親近。』又如經中說：『阿難白佛：善知識者，是得道半因緣。佛言：不也！善知識者，是得道全因緣。所以我們對於師友要小心謹慎，拿出擇法眼來。

發菩提心

慈華

(一) 發菩提心之意義

慈悲之道，始自於佛；因果之說，猶爲至理。夫孔子作春秋，而亂臣賊子懼，何懼乎？懼夫身後之惡名也。當時尚稱盛世，其後歷朝亂賊，已不畏此虛名。豈惟亂臣賊子，卽號爲學者，亦毫不知有春秋矣。惟自佛教東來，闡明正法，人人皆可以作佛，人無不可以爲堯舜，演揚「知真本有，達妄本空」之理，使知幻化無常，應捨世法之虛榮，宜求佛法之實際，萬法唯心，皆自我造，生滅遷移，因循果報，作惡非法，輪迴受苦，義正理嚴。由是彼輩乃知寒心落胆，回惡向善，龍爭虎鬥，圖王霸位，亦等於空，從此自沐佛化，民日遷善，造化之力，其唯我佛之大教歟！

我佛慈光，如日暉天；娑婆之苦，如困幽冥；甚矣相去之遠也！佛之性，原亦人人本具之覺體，此體靈明洞徹，湛寂常恆，不生不滅，無始無終。然由衆生從末悟故，不但不得受用，反而起惑造業，由

業感苦，致令生死輪迴，無有已時。以妙覺之明心，受生滅之幻報，殊不知一切衆生，皆具佛性，但以妄執不悟，未克證得；若離妄想，則真智現前。楞嚴經云：「妙性圓明，雖諸名相，本來無有世界衆生，因妄有生，因生有滅，生滅名妄，滅妄名真，是稱如來無上菩提，及大涅槃，二轉依號」。迨謂「真性無染，本自圓成，但離妄念，即如來藏」。妄者，違菩提依煩惱；遂涅槃依生死。真者，轉煩惱成菩提；轉生死成涅槃。佛爲憫念衆生顛倒，故假立種種言教，無非指示衆生本具真覺，令其返迷歸悟，復本還元，俾得同證真常。

善提者，覺也，爲菩薩因地修行之種子，以發此菩提心爲因，故得無上正等正覺之果。蓋覺於圓明寂照之妙真如性，卽施行菩提之道焉。

楞嚴經所謂「發本妙心」，能轉識成智，萬法融通，破除我法二執，依般若之道，而修證究竟之大覺悟，故行六度波羅密爲菩提之正因，以四無量心三十七道品諸萬善行爲輔助，唯大悲心爲宗旨，發其菩提心，量等衆生界。所謂菩提道立，我願方償。大矣哉，菩提心也。

鷄零狗碎集

無爲子

學佛之人，爲求了脫生死，厭此生滅不斷之色身也。老子曰：「吾之患，唯吾有身」。須自觀我身，是五陰四大和合而成，能滅易坏，病痛則不堪其苦，九孔常流，臭穢污垢。且被無明所擾，常造惡業，貪瞋痴等無量煩惱，侵損善根，以故迷不迷悟，輪迴六道，受種種苦。夫既知自身之苦，一切衆生亦然，憐愍衆生，從無始來，爲塵事纏綿，真性迷失，以苦爲樂；愚癡邪見，不明因果，不知有救濟之大悲者可求解脫，而終日以憂悲苦惱，憎愛等事，衆苦纏擾，沉沒於煩惱河流，莫知登岸。更復造種種極惡，如殺盜姦妄，五逆十惡。及誘殺大乘正法，偏執己見，多生懶慢，凶頑自高，對於正法不知修習，甚至習染外道，盲修瞎練，終淪三途。

爲憐愍衆生，欲使得脫種種苦惱，惟有發廣大心，願效如來之光明清徹法身，三十二勝相，具無量之智力等，而爲愚迷衆生作引導歸，慈悲覆庇，度盡衆生爲本懷。

以戒定慧三無漏學爲修行之路徑，更復以布施，持戒，忍辱，精進，禪定，智慧，六波羅密以攝取衆生，教化濟度，使知向此岸起，達至彼岸之義。

(未完)

他心通，究竟誰肚皮內賣些什麼藥，誰也

語云：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」沒有得到

大功德事，就喪失在這真假難辨之中。所

四且看事實

人生的真義是在認識現實，過去並不足回憶，未來也不可幻想，唯有把握現在來創造現實。

不要怕艱難困苦，艱難困苦愈多，而生活愈豐富。經驗愈多，人生的意義更有趣，更有價值。

人生任何事均爲假幻，唯有在假幻中來成就功德，要有恆心獻身任何事業，才

有圓滿偉大的成就——從假求真，功德圓滿。

在把握現實中，有一分的努力，遲早必有一分的結果，這是法爾然因果律，並不是什麼迷信的報應。這種信心是事業成功的基礎，是大無畏精神的由來，是艱難困苦無從襲擊的城堡。

我們不要呆氣，不要事事太認真。人家是說了就算了，你不要就信以爲實。感情需要深入理智，全憑一時感情的衝動是靠不住的，如果你以為可靠，等到危急的時候，我相信你會抓不着的。你看他平日說得津津有味，娓娓動聽，其實怕他是在亂吹牛皮，是個大滑頭，所以你對這些事不可不信，不可遽信，「且看事實」。

因爲老奸巨滑的人固然有，真正忠誠實幹的好人也是有，所以往往弘法利生的大功德事，就喪失在這真假難辨之中。所

X X X

香 港 佛 教

允 公

要談香港佛教，勢必先從廣東佛教談起。因為它——香港——原來屬於廣東故。雖然政治軍事等權，現在操在另外一個主人翁的手裏，但它骨子裏仍是廣東，宗教、風俗、文化、教育，可以說完全還是廣東，所以談到香港佛教必要先從廣東佛教談起。它——香港——的範圍雖比廣東全省面積上來得小，可是在佛教信仰普遍上要為全省冠，其實這也是交通經濟上的關係，然而佛教的信仰組織各方面仍是廣東化。因它所有信仰衆為廣東民衆，故此他們的信仰組織也是傳承一貫的。這裏要知道的就是他們的信仰濃厚普遍是其他各省所不及，但是他們的組織等又與其他各省迥然不同，這有他的長處，同時也有他的短處，這留在下面再談。

要想清楚香港佛教的輪廓，必定將它分為幾個區域。為便利計，可以將它從外線轉到內線，作一個曲線形來說明：

大嶼山：

從香港乘港澳線——從香港至大澳——火輪直航大澳，約三小時抵澳，登陸翻山而上，二小時餘可達昂坪——山頂——一入昂坪另有一番天地，全坪之廣，堪作飛行場用，全山可說直是佛化區域，除沿山途庵宇林立外，山頂之庵宇亦周立佈比，不下三十餘家，各庵似家庭又似道場，別具風格，其經濟狀況大致相同，不種田，不做經職，全由私人之護法供給，諸庵頗能簡樸勤修，多為二堂僧衆，但對首堂尚有敬意，此點較上海

等處強多。如此這般孤立陰小，外觀上對整個佛教不能生大影響，這是它的短處；而在清靜自修一方面講，這又是它的長；我們上面講過，香港佛教有他的長處，也有他的短處，便是這兩點。此山中心精神可說全集中山頂的寶蓮寺，寺內有佛學院之設，聽衆學者多為各寺庵住衆，常在三數十名，領導者為筏可法師，繼法師後起之秀者為閩南佛院白慧法師，白師年幼有慧，教職全材。此次來港之靈禪慧雲二法師亦住此授課，該寺可說實為領導全山者，故全山不稱伊賣連寺而稱大茅蓬，意即自居小茅蓬也。

這裏順便可述的：由嶼山可去東涌，此涌有大小寺庵三數十家，有名的是蓮花台，還有一位佛教怪人，鬧得滿天風雨的遠參公亦住此涌，此公之處並甚好，可說「茂林修竹，清泉湍流」矣。

青山：

從港澳線仍乘輪折返，約二小時可抵青山，登山沿青山道左右兩列偏佈庵宇，大小約計三數十家，山中可謂又一佛化區，每於朝暮，紅魚青磬，梵唄之音不絕於耳，尤其諸佛聖誕或朔望日，更形緊張，身為佛子深居此山，倍覺安慰！各庵狀況，敢說論經濟比嶼山優裕，談修學恐有愧焉。這是較諸嶼山交通便利，影響社會亦較深，故此相形各有長短利害之點。不但此也，嶼山寶蓮寺勢有領導全山之能，而青山之青山寺恐有愧

焉弗若。我們很希望青山寺寶刹振作來領導全山，多做真正弘法利生之工作，為整個佛教大局着想，為今後佛教社會之需要，觀最近延請頭腦前進之寶乘法師長期講教，似已發大心矣，我們企予望之！

青山最近期中之點綴，為慈航法師率領一般學子——所謂法師仔——闡偏山中，初講楞嚴四月於梁園，再講金剛於佛緣，復組研究社於長明精舍，聽課者輒在四五十衆，教者即諄諄誨人不倦，故學者亦修學拳拳弗厭，若教若學，內外上下，擁護呐喊，堪稱難得盛極矣！但亦不過短時之性質，敢斷言絕不會喧賓奪主，因諒該贊外江佬無領土之野心也。

芙蓉山：

由青山渡海，乘佐順道至元朗——返轉之巴士——公共汽車——順靠荃灣站，上芙蓉山，遠看一片白色半西式洋房即是，該山過去曾掛單安衆，放戒，盛極一時，時至如今頗形清淡冷落。大有今昔之慨！據說因經濟關係，祇有無可如何也。

千佛山——東普陀

下芙蓉山徒步前進、不遠即東普陀，該山合前三山所謂香港四大叢林也，實際不過僅可為雲水僧聊一掛搭而已，因無鐘板，叢林格式尚未具成。該山開山為茂峯法師，法師為觀宗後裔，心境頗大，極力擴充常住，力倡外江家風，以期便利雲水僧，該老功德固大，而同時又非目光渺如豆者所可比擬也。我觀該老願心終有可賞之日，以該老德學足範，而為人又慈悲圓融，古雅有趣，欲實現效觀雙修之第二觀宗不難也，茂老宜慈悲努力也。

可是話又說回來，事在人為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。有非常之人方任非常之事，一地之興否，全視人為耳。我們對該山之

遺憾，即為只聽雷响不見雨落，該山茂老固一長老也，而繼起者又為有材之輩，理應事事發現也！如其未然，或亦格於環境歟？每憶該山空氣之清涼，寺宇之新鮮，地處之得當，緣法之如意，實大有發展之可能。希望茂公及後起諸師，克勤忍耐，發無上大慈悲心，使教觀雙修之道場早日實現，我們不禁企立贊之！

此處順便一述的即為下東普陀而遇之棲霞別墅——又名鹿野苑——為南京棲霞山退居若舜和尚手創，據云從前也會盛極一時，但後來亦風雨蕭條，每年輒有水陸一二之應酬，平常祇二人守門而已。我們希望他能擴充，作為雲水僧掛鉢之地，應知香港雲水僧艱難而發慈悲心也。

佛學會：

佛學會是我們久聞大名的，他在香港近代佛教史上是有一页的，但亦不過名而已，除輒請僧說經、開緣法而外，別無他事，主持者為居士，曾數數遷居，現在已等於壹人之家庭，但是實在已難得極了？我們也不能不致佩敬之意！

菩提場：

香港菩提場有名地焉，本為私人之力，時請大德高僧演教，並倡行佛教事業，如舉辦義學等，可說是難得的壹點。

東蓮覺苑：

香港何東張夫人私辦之東蓮覺苑，我們心懷久之，實在亦名副其實，住持得人，成績可觀，壹片銅色宮殿式之苑宇，不臺使人肅然起敬！可惜張夫人已西歸，我恐不久成為人去境非？這點我們希望繼承者：「慈悲慈悲！發心發心！」

香海蓮社：

該社直爲寶靜法師私人之弘法處，內容與外表均尚可，我歎寶法師福報不小，得此上妙之弘法道場，我相信寶法師衆生易度也。據聞寶公之住處在粉嶺，更堂皇潔淨。

以上是華南有名者，此外尚有數處，如沙田十數家，大埔十數家，九龍，上水等處各有十數家不等，此處從略不談了。

上面是我們在地理上作了壹個曲線勢述過。在人物上也有略述的必要，因香港所有山寺既多爲新開創，故古德之追述亦無從稽考，而近代之人物亦僅如上面所舉：茂峯法師，筏可法師，若舜和尚等，還有位韋菴法師惜緣堅未面，無福拜賞。其他記者所不知者大小法師聽說亦多如過江之卿，不過多爲非常住性者，恕不贅贅了。

護法居士界，陳靜濤居士算頂頂大名了，其他還有頂呱呱者與啞啞鳴者，和記者面與未面者，不過均差不多，亦從略好了。

最近的動態：菩提場，佛學會，香海蓮社等處，均會數度講經，可謂講經法會盛極一時，香島增色矣。

現在該是結論，我的結論是：有人介紹來香港住三五個月很好。否則，我告訴你：「香港不宜雲水生活」。你如不信，或因語言的隔閡，「你將認爲排外了」？這也是衆生之見，畛域之分，或者再所難免了。

又香港因信仰濃厚，故弘法亦可說易；又因人性多游移，故又可說亦難。香港佛教外表雖普偏，但真正正信之區難得，迷信色彩過多，最近香港佛教前進份子不乏，頗希望能立正信，堅起正信之誠，是厚望焉。

華南覺音 (品賣非)

印刷：威信印務局

——利源西街廿三號——

發行：華南覺音社

編輯：華南覺音社
——香港青山彌陀閣——

華南覺音社謹啓

捐歎鳴謝	
大雄法師	二十四元
達德師	三元角
寶楚居士	二元
黃居士	二元
法樂緣	二元
柯三居士	元
湯先生	元
麥福慧居士	元
戴鴻思居士	元
陳鴻居士	元
性美居士	元
黃宅	元
張志誠居士	元
鄭曉昉居士	元
麥弘法居士	元
梁心照居士	元
百和堂	元
陳華堂居士	元
了生師	一元
韋四姑居士	六元
梁心照居士	二元
百和堂	二元
梁心照居士	一元

本刊第一期目次

談談僧教育	大
見義勇爲	太
佛教與耶教	爾
七七紀念與素食	白
俱舍頌講記	達
救護難境	達
由知識來推定真理	言
妄想的魔力	儀
證阿羅漢	澈
鷄零狗碎集	無
贈言	爲
佛回衝突	慧
殿軍	記
本刊第二期目次	
往那裏跑	大
佛教報恩與抗敵	雨
佛教徒如何雪恥	太
華南聲音的展望	竹
華南聲音的誕生	達
俱舍頌講記	達
救護難境	達
急待解決的問題	達
人生之謎	達
宇宙問題	達
地位大德	達
詩	達
戲劇	達
者家石塔然欽居居靈摩虛岩雄	

殿軍

編者

本刊到現在已出版三期，承諸師友的不棄，精神物質給我們不少的鼓勵和援助，稱譽我們不敢當，援助我們謹以至誠來感謝！代表本刊與衆生界。同時更虔意地請諸師友繼續切實地來指教我們！

至於編者本人是沒有自由地抉擇權，各方來稿本人祇有代諸作者順排一下。至於言論本刊是公開的，祇要於國於教有所補益，本刊無所不取的。

這一期文字：一，上海中國佛教會，內容所舉實由多數人參合之見聞，照真寫象，同時也是該會員對國對教熱誠的殷望。二，戰爭與和平，是佛教對真理和平的

對自己良心來一番自責。六，發菩提心，富，內容愈充實。這一篇我們的副總隊長譏雜憶，本爲達居（又名白藏）法師所寫，現又有白岩法師參加助寫，以後材料更豐

自有定評，我們祇希望若竟能發現天良，對香港佛教很可作爲參考。

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聽屠門半夜聲！

素食已爲全世界人士公認：「不但有益衛生，而切可以消滅殺機。」佛云：「凡肉食者斷佛種智，無大慈悲心故。」

願諸君維持世界和平，響應七七抗戰建國素食紀念日，努力提倡「非肉食」。

東方小祇園 香港著名齋菜館，地方雅潔，菜點精美

小祇園 香港著名齋菜館，地方雅潔，菜點精美

日夜名茶 星期美點 喜酌壽筵 經濟時菜

粉麵粥飯 齋餅鹹味 佛子用品 各種名香

日夜營業 歡迎蒞臨試用！